

008451

「明」田汝成 輯撰

西湖游覽志

施奠东 主編

《西湖文献》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田汝成 辑撰

西湖游览志

施奠东 主编
《西湖文献》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湖文献》丛书编委会

顾问	李子荣	刘卫	贾荣发
	朱坚平	张建庭	
主编	施奠东		
编委	刘辉乙	乌鹏廷	陈晓华
	陈汉民	洪尚之	

《西湖文献》丛书

西湖游览志

[明]田汝成 辑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375 插页 4 字数 179,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2472-8

G·131 定价: 15.00 元

《西湖文献》丛书编委会

顾问	李子荣	刘 卫	贾荣发
	朱坚平	张建庭	
主编	施奠东		
编委	刘辉乙	乌鹏廷	陈晓华
	陈汉民	洪尚之	

《西湖文献》丛书

西湖游览志

[明]田汝成 辑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375 插页 4 字数 179,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2472-8

G·131 定价: 15.00 元

编 选 说 明

1995年,我局编撰出版了《西湖志》,因限于篇幅,不可能把更多的资料纳入其中,而有的记述西湖历史的书籍,因有其自己的特点和整体性,虽然《西湖志》中引用了不少,但读者仍难窥该书的全貌,这对编者和读者来说,总感到是一件憾事。如清乾隆时的《湖山便览》,着重介绍明末至清乾隆年间湖上名胜异迹、园墅堤桥、寺观祠墓等状况,并对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清雍正年间李卫的《西湖志》作了一些订正或补充。又如1921年出版的《西湖新志》,记录了《湖山便览》刊行后特别是民国初期有关西湖风景园林的一些新变化。再如一些西湖名胜专志,对名胜古迹记载详尽,内容丰富。但岁月沧桑,这些书籍早已绝版,有的五十年代在书市上已难一见,而今更是踪迹难觅。为不使这些记录西湖名胜历史变迁的书籍和资料湮没,我们特选编标点了这套《西湖文献》丛书,分别为《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湖山便览·西湖新志》、《西湖四时幽赏录(外十种)》、《清波小

志(外八种))等,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一套丛书,是对《西湖志》的拾遗补缺,希冀为读者在更宽的视野中了解西湖提供更多的参考。

杭州园林文物局
《西湖文献》丛书编委会
1998年4月

校点说明

《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广西右参议、福建提学副使。

本书与《西湖游览志馀》为姐妹篇。本书专记湖山之胜，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该，既可见名胜山川之沿革，又可作史实文献之参考。书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后有万历十二年（1584）范鸣谦重修本及万历四十七年（1619）商惟溶增删本（今有嘉惠堂刊本），增入万历事。此次整理，以嘉靖本为底本，校以嘉惠堂本、四库全书本。

西湖游览志叙

钱唐田汝成撰

海上之士，往往谈蓬莱三岛之胜，恍忽渺茫，莫可踪迹。岂若西湖重青浅碧，抱丽城闾，陆走水浮，咸可涉览？况帝都之余，藻饰华富，即海上之士所称珠宫贝阙，琪树琼花，当不过此，宜乎胜甲寰中，声闻夷服也。然海内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独无，诎非阙典？曩岁五岳山人黄勉之尝谓予曰：“西湖无志，犹西子不写照，霓裳不按谱也，子盍图之。”时予敬诺，而五六年前，宦游无暇。迨乎宅忧除服，聊寓目焉，风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犹在耳，负约已长。因念古人逾祥授琴，将以舒其苑结，闻箫作赋，用以感于幽冥。予不敏，窃比山水于笙歌，拟占毕以酬诺，一物二义，爰契我心。于是细集见闻，再证履讨，辑撰此书。叙列山川，附以胜迹，揭纲统目，为卷者二十有四，题曰《西湖游览志》。裁剪之遗，兼收并蓄，分门汇种，为卷者二十有六，题曰《西湖游览志馀》。客有病予此书多述游冶之事，歌舞之谈，导欲宣奢，非以长化也。予则以为志者，史家之一体也，史不实录，则观者何稽焉？故泰华、终南，守国者恃为金汤之固；武夷、雁荡，栖真者隐为解化之区；岳麓、鹅湖，讲学者辟为都授之所。西湖三者无一居焉，而欲讳游冶之事，歌舞之

谈，假借雄观，祇益浮伪耳，史家不为也。客又病予此书名系西湖，而旁及城市，核实不符。予则以为西湖者，南北两山之秀液也；南北两山者，西湖之护沙也；滋灵酿淑，条贯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别委，则西湖之全体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写西湖也。学使文谷孔公，尝览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具陈。”欲为锓传，而以忧去。侍御纪山曹公，亦欲锓传，而复以忧去。至是侍御剑泉鄜公，按部两浙，政肃风清，博雅崇文，垂情艺苑。布宪之暇，访及此书，览而嘉之，谓郡守严公曰：“是诚郡史，可以传矣。”严公敬诺，属贰守丘公综理之，而民部秋轩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榷税于杭，闻兹盛举，亦捐贶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窃愧才绵识昧，笔削无方。符篆蚩冷，虚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若肯直其阙略，弼其讹谬，哀为别集，被我宠光，是大愿也。

嘉靖二十六年冬十一月

目次

编选说明	1
校点说明	1
自叙	1
卷一 西湖总叙	1
卷二 孤山三堤胜迹	8
卷三 南山胜迹	26
卷四 南山胜迹	39
卷五 南山胜迹	52
卷六 南山胜迹	55
卷七 南山胜迹	64
卷八 北山胜迹	80
卷九 北山胜迹	98
卷十 北山胜迹	107
卷十一 北山胜迹	122
卷十二 南山城内胜迹	131
卷十三 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148
卷十四 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168
卷十五 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176
卷十六 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184

卷 十 七	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194
卷 十 八	南山分脉城内胜迹·····	201
卷 十 九	南山分脉城外胜迹·····	206
卷 二 十	北山分脉城内胜迹·····	215
卷二十一	北山分脉城内胜迹·····	224
卷二十二	北山分脉城外胜迹·····	233
卷二十三	北山分脉城外胜迹·····	239
卷二十四	浙江胜迹·····	243

61

西湖游览志第一卷

西湖总叙

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以其介于钱唐也，又称钱唐湖。以其输委于下湖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

西湖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广五百五十里，蜿蜒东来，凌深拔峭，舒冈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钱唐，而嵒岬于天竺。从此而南、而东，则为龙井，为大慈，为玉岑，为积庆，为南屏，为龙，为凤，为吴，皆谓之南山。从此而北、而东^①，则为灵隐，为仙姑，为履泰，为宝云，为巨石，皆谓之北山。南山之脉，分为数道，贯于城中，则巡台、藩垣、帅阃、府治、运司、黉舍诸署，清河、文锦、寿安、弼教、东园、盐桥、褚塘诸市。在宋则为大内，德寿、宗阳、佑圣诸宫，隐隐赳赳，皆王气所钟。而其外逕则自龙山，沿江而东，环沙河而包括，露骨于茅山、艮山，皆其护沙也。北山之脉分为数道，贯于城中，则臬台、分司诸署，观桥、纯礼诸市，在宋则为开元、景灵、太乙、龙翔诸宫，隐隐赳赳，皆王气所钟。而其

6

外逕则自霍山,绕湖市半道红,冲武林门,露骨于武林山,皆其护沙也。联络周匝,钩绵秀绝,郁葱扶輿之气,盘结巩厚,浚发光华,体魄閎矣。潮击海门而上者昼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导,而逆以海潮,则气脉不解,故东南雄藩,形势浩伟,生聚繁茂,未有若钱唐者也。南北诸山,峥嵘回绕,汇为西湖,泄恶停深,皎洁圆莹,若练若镜。若双龙交度,而颌下夜明之珠,抱悬不释。若莲萼层敷,拊瓣庄严,而馥郁花心,含酿甘露。是以天然妙境,无事雕饰,覩之者心旷神怡,游之者毕景留恋,信蓬阆之别墅,宇内所稀覩者也。

六朝已前,史籍莫考。虽《水经》有明圣之号,天竺有灵运之亭,飞来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桧,然华艳之迹,题咏之篇,寥落莫睹。逮于中唐,而经理渐著。代宗时,李泌刺史杭州,悯市民苦江水之卤恶也,开六井,凿阴窞,引湖水以灌之,民赖其利。长庆初,白居易重修六井,醵函、笕以蓄泄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减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无凶年矣。又云:旧法泄水,先量湖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则湖水不充。今年筑高湖堤数尺,水亦随加,脱有不足,更决临平湖,即有余矣。俗忌云:“决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托”,或云“茭菱失利”。且鱼龙与民命孰急?茭菱与田稼孰多?又云:“放湖水则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管低,湖中有泉百道^②,湖耗则泉涌,虽罄竭湖水,而泉脉常通,乃以六井为患,谬矣。第六井阴窞,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之,则虽大旱不乏。湖中有无税田十数顷^③,湖浅则田出,有田者率盗决以利其私田,故函、笕非灌田时,并须封闭,漏泄

者罪坐所由，即湖水常盈，蓄泄无患矣。

吴越王时，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浚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以入运河。而城郭内外，增建佛庐者以百数。盖其时偏安一隅，财力殷阜，故兴作自由。

宋初，湖渐淤壅。景德四年，郡守王济增置斗门，以防溃溢，而僧、民规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祝延圣寿，禁民采捕。自是湖葑益塞。庆历初，郡守郑戩复开浚之。嘉祐间，沈文通守郡，作南井于美俗坊，亦湖水之余派也。元祐五年，苏轼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已来，代有浚治。国初废置，遂成膏腴。熙宁中，臣通判杭州，葑合才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则无西湖矣。臣愚以为西湖有不可废者五：自故相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集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为陛下祈福，若任其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枯辙之鲋，臣子视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废者一也。杭州故海地，水泉咸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狭水慳，六井渐坏，若二十年后，尽为葑田，则举城复食咸苦，民将耗散。此西湖不可废者二也。白居易《开湖记》云：‘蓄泄及时，可溉田千顷。’今纵不及此数，而下湖数十里，茭菱禾麦，仰赖不赀。此西湖不可废者三也。西湖深广，则运河取藉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则必取藉于江潮。潮之所经，泥沙浑浊，一石五斗。不出三岁，辄调兵夫十余万开浚，而舟行市中，盖十余里，吏卒骚扰，泥水狼藉，为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废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水不足，则当劳人远负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此西湖不可废

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万余丈,度用夫二十余万工。近者蒙恩免上供额斛五十余万石,出粜常平亦数十万石。臣谨以圣意斟酌其间,增价中米减价出卖,以济饥民,而增减折耗之余,尚得钱米一万余石、贯,以此募民开湖,可得十万工。自四月二十八日开工,盖梅雨时行,则葑根易动。父老纵观,以为陛下既捐利与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余,兴久废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盖有泣下者。但钱米有限,所募未广,若来者不继,则前功复隳^④。近蒙圣恩,特赐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济事。臣自去年开浚茅山、盐桥两河,各十余里,以通江潮,犹虑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阡陌之间,便民汲取,及以余力修完六井、南井,为陛下敷福州民甚溥。”朝议从之。乃取葑泥积湖中,南北径十余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募人种菱取息,以备修湖之费,自是西湖大展。至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嗣後郡守汤鹏、安抚周淙、京尹赵与憲、潜说友递加浚理。而与憲复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馀杭塘达溜水桥,凡历数堰,桔槔运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其时君相淫佚,荒恢复之谋,论者皆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比之西施云。

元惩宋辙,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规窃,尽为桑田。国初籍之,遂起额税。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鳞次作义,曾不容刀。苏堤以东,紫流若带。宣德、正统间,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长民者稍稍搜剔古迹,粉绘太平。或倡浚湖之议,惮更版籍,竟致阁寝。嗣是都御史刘敷、御史吴文元等,咸有题请,而浮议蜂起,有力者百计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辟外湖。十七年,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

使杨继宗等,清理续占。弘治十二年,御史吴一贯修筑石闸,渐有端绪矣。正德三年,郡守杨孟瑛,锐情恢拓,力排群议,言于御史车梁、金事高江,上疏请之,以为西湖当开者五。其略曰: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唐。江湖夹抱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故堪舆之书有云:“势来形止,是为全气,形止气蓄,化生万物。”又云:“外气横形,内气止生。”故杭州为人物之都会,财赋之奥区。而前贤建立城郭,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络,钟灵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杭州城东北二隅,皆凿濠堑,南倚山岭,独城西一隅,濒湖为势,殆天堑也。是以涌金门不设月城,实倚外险。若西湖占塞,则滕径绵连,容奸资寇,折冲御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实湖水为之本源,阴相输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况前贤兴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业,非为政之体也。五代已前,江潮直入运河,无复遮捍。钱氏有国,乃置龙山、浙江两闸,启闭以时,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废,遂至淤壅,频年挑浚。苏轼重修堰闸,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诸河,专用湖水,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则运河枯涩,所谓南柴北米,官商往来,上下阻滞,而闾阎贸易,苦于担负之劳,生计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谷米蔬藪之需,全赖东北。其上塘濒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宁,何止千顷,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则上塘之民,缓急无所仰赖矣。此五者,西湖有无,利害明甚。第坏旧有之业,以伤民心,怨藪将起,而臣等不敢顾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议报可。乃以是年二月兴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常绘西湖二图,并著其说,故

温甫得以其概上请。盖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七两，斥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除豁额粮九百三十余石，以废寺及新垦田粮补之。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

盖自乐天之后，二百岁而得子瞻。子瞻之后，四百岁而得温甫。迩来官司禁约浸弛，豪民颇有侵围为业者。夫陂堤川泽，易废难兴，与其浩费于已隳^⑤，孰若旋修于将坏？况西湖者，形胜关乎郡城，余波润于下邑，岂直为鱼鸟之藪，游览之娱，若苏子眉目之喻哉！按郡志，西湖故与江通，据酈道元《水经》及骆宾王、杨巨源二诗为证。窃谓不然。《水经》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北过馀杭，东入于海。”注云：“浙江，一名浙江，出丹阳黟县南蛮中，东北流至钱唐县，又东经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径其南，县侧有明圣湖。又东，合临平湖，经槎渚，注于海。”夫《水经》作于汉、魏时，已有明圣湖之号，不得于唐时复云湖与江通也。《水经》又言：“始皇将游会稽，至钱唐，临浙江，不能渡，乃道馀杭之西津。”後人因此遂指大佛头为始皇缆船石，以征西湖通江之说，殊不知西津未必指西湖也。至于骆宾王《灵隐寺》诗有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杨巨源诗有云：“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看海门。”与《水经》所称浙江东经灵隐山相合，而西湖通江之说，泥而不解。夫巨源与乐天同时，使泥其诗以为江潮必经灵隐山以通西湖也，则明圣之号，不当豫立于汉、魏时，而乐天经理西湖时，未闻有江潮侵啗之患。况自灵隐山而南，重冈复岭，隔截江渚者一十余里，何缘越度以入西湖哉？要之，汉、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广，东北两隅，皆为斥卤，江水所经。故今闾閻之中，街坊之号，犹有洋坝、前洋、后洋之称。所谓合临平湖，经槎渚，以入于海